

# 我在 千山萬水裡塔走過 《南方周末》 的日子 (回憶錄)

作者恍如在滔滔怒海中，孤帆獨懸，面對外部紛爭、內部暗鬥，乃至“宮廷政變”，歷盡風雨滄桑，最終留下一部充滿成敗得失、酸甜苦辣、是非曲直、恩怨情仇的《南方周末》斷代史……這一切，應是《南方周末》的幾百萬讀者都有興趣了解的。

本書內容豐富，材料翔實，秉筆直書，大膽剖白，完全有別於某些含混其詞、藏頭隱尾的同類作品。



游雁凌 著

K825.62=7

流 P2

港台书

2014.6

# 我在 《南方周末》 的日子

游雁凌 著



# 我在《南方周末》的日子

作 者	游雁凌
責任編輯	霍詠詩 明人
封面設計	李錦興
美 術	陳承峰
出 版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 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電 話	2595 3215
傳 真	2898 2646
網 址	<a href="http://books.mingpao.com/">http://books.mingpao.com/</a>
電子郵箱	mpp@mingpao.com
版 次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初版
I S B N	978-988-8207-84-8
承 印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 目錄

前 言	6
第一章 奉調別深圳	22
“文件已經發了，總不能朝令夕改”	
編委會7個成員中，只有我是從《南方周末》以外調進的	
“搶稿”北京城，“闖會”哈爾濱	
左方初談“接班”	
省委常委黃浩說：看了幾期《人與法》版，我放心了	
第二章 創辦《奧運特刊》	36
鋒芒初試，受命“全權負責”創辦《奧運特刊》	
左方再談“接班”	
兩難選擇：搞經營？辦《周末》？	
李寧笑道：“是不是怕煮熟的鴨子又飛了”	
一場關於“人”的風波	
什麼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我生怕心臟頂不住，買了一支進口的“永葆心靈”	
左方親自上街叫賣《奧運特刊》	
劉陶說：“選游雁凌有代表性”	
“我們的事業需要一種拼搏精神”	
第三章 風雲際會展身手	58
伍××的“訪美滯留”事件	
左方的人事“平衡”被打破	
提出戰略構想：“一報一刊一公司”	
堅守就有斬獲：創辦了《經濟與人》版	
範公敬宜，為我題贈《登鶴雀樓》	
“鼎湖會議”結怨於人	
初倡“新聞性”挨批	
挖空心思拉左方入黨	
把《南方周末》的公章改了	
“歪打正着”，陳志紅調入《南方周末》	
第四章 多事之秋，多難之年	86
《南方周末》一下來了5名警察	
《蠹蟲》“槍斃”了3個“幹警”	
廣州——武漢——重慶：當了一路的“被告”	
兩飛山城，庭上庭下巧斡旋	
陳××官司——某法院人士稱：“我為中國的法官悲哀。我為中國的文人悲哀”	

著名作家張揚從北京來電：“《走出誤區》一文太好了”  
湖北高級法院王副庭長：“雷州草是個什麼樣的人？能不能見一見”

第五章 《襲警案》風波 112

李民英夤夜報警，北上京城探風  
李孟昱說：“保證你40歲以前當編委”  
公安部長兩次批示：不是廣東的，是哪裏的？  
茅臺酒廠贊助30萬  
公安部被激怒，中宣部下令：《南方周末》停刊整頓  
《南方日報》44歲生日，眾元老“發難”  
廣州——國外：省委副書記黃華華致電謝非告急  
謝非指示：先不提停刊，發表《檢討》，上京“負荊請罪”  
省委常委專門會議：聽取《南方周末》問題的彙報  
《沉痛的教訓》驚動境內外  
英國BBC電臺：“中央與地方‘政爭’的表現”  
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嚴肅組織處理”：誰當得起“替罪羊”

第六章 “南寧會議”——只有3個人知道的內幕 146

一個上午3次電話，立催“組織處理”  
編委會緊急開會：李孟昱兼任主編？  
左方神態淒然：“你這次可以說是單刀赴會，是去代我受過的呀”  
南寧夜話：為左方說項，獨向“上峰”訴心曲  
西園漫步：學釜底抽薪，終使“處理”變煙雲  
《襲警案》兩次重大戲劇性變化，新聞界一時的熱門談資

第七章 飛在深圳——北京——廣州之間 162

深圳會議“新調重彈”：強化“新聞性”  
獨上北京“公關”，李孟昱說：“再打一場漂亮仗”  
徐惟誠：“能不能給我寄一份你們的報紙來，讓我也經常看一看？”  
籌辦《新聞周刊》——龔心瀚說：“我給你出個主意：學你們廣東企業兼併的辦法”  
講了10年的北京記者站，終於掛牌  
慶祝創刊10年：舉辦“全國十家周末報（版）報紙改革研討會”  
東方賓館盛大宴會：情也陶陶，樂也陶陶  
徐心華局長：“真沒想到《南方周末》有這麼大的氣派”

# 目錄

第八章	與《交流》的“論戰”	188
	蔣子龍5篇雜文，被《交流》點名批評	
	針鋒相對，奮起“反擊”	
	京、津搬“援兵”，試圖“戰火”北引	
	朝陽門內四合院：王蒙拍案“開罵”	
	報導“西安空難”，民航總局告狀	
	批評“黃山”煙廠，李邦福蚌埠法院起訴	
	天津某公司再告《南方周末》，滿京城狀紙亂遞	
	面對“南北夾擊”，左方策劃向省委書記“告狀”	
	“有你說沒我說”，蔣子龍不平鬧“作協”	
第九章	“執政”序曲	218
	李孟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你的啦。”	
	走出與《交流》和解的第一步	
	“劉備三顧茅廬，我算多少顧了？”左方交“後事”，三談“接班”	
	我就不懂“打平波”	
	花60萬“兼併”刊號辦《周刊》，一番心血付東流	
	左方九寨溝之旅：“我找到一個非常優秀的經營人才”	
	調S女士，“分兩步走”始播禍根	
	歡送左方：黎雄才國畫+每席8800元“全蛇宴”	
第十章	我在1995—希望與幻滅並存的日子	
	上篇：	246
	機構調整與報紙改革	
	李孟昱說：“寧可提×××，也不提譚庭浩”	
	《愛心托起“明天的太陽”》全國反響	
	捐建江西于都“《南方周末》希望小學”	
	刊登胡績偉新婚夫人文章。黃偉經說：“功不可沒！可喜可賀！”	
	“《南方周末》主編的位置，是一個風口浪尖的位置”	
	S女士來了一個月，留都留不住	
	陳志紅奔走黃浦灘，上海建起記者站	
	審時度勢，密鑼緊鼓籌擴16版	
	左方說：“事實證明：選擇你來接班是對的”	
	左方返不返聘的“三個方案，三個顧慮”	
	5月10日，農林下路——厄運伴隨“緋聞”開始	
	堅持要擴16版。劉陶說：“別人縮頭的時候你敢伸，才是英雄”	
	我把不該讓左方看的信給他看了	
	S女士的“三項指示”	
	當我住進醫院的那一刻起，4年的黃金歲月，宣告結束	

下篇：

294

- 我成了《南方周末》的“武大郎”？  
“到特區幾年，沒見過你這樣的幹部”  
左方的發明：利用“真假合同”私分“獎金”  
深圳廣告會議：“沒你這個方案，將是沒有靈魂的會議”  
編委會議決定：“炒”掉S女士  
左方的“打擂臺”論和李孟昱的“兩個積極性比一個積極性好”  
方進玉：“我要對你說一聲對不起……”  
我的兩次“緋聞”的始末  
“你又年輕，風頭又勁，人家不整你整誰？”  
難忘深圳“9•15”  
最困難之時，劉陶伉儷專程來看我  
我的“酒、色之罪”和一個女人的匿名電話  
左方和我“最後的晚餐”：談完“3個分歧”談“佛經”  
匿名信的功能：再加一把火把你燒焦  
“要搞你，除了上頭動作，還須打民意牌”  
解開李孟昱對我的“突變”之謎  
為何不當“第二主編”  
1996.3.12：人生新驛道

尾聲

360

- “這世界，好像人都全瘋了”  
“要相信，人心裏自有公論”  
沉痛反思：我的失誤與教訓  
“現在《南方周末》需要一個‘秦始皇’式的人……”  
戲劇性的挽留：當《南方都市報》主編？  
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再校附記

384

附錄一：“千山萬水從容走過”

392

附錄二：謝非逝世前後的一些內幕花絮

402

港台书

流 P2

K825·42=7

J0146

# 我在 《南方周末》 的日子

游雁凌 著



## 目錄

前 言	6
第一章 奉調別深圳	22
“文件已經發了，總不能朝令夕改”	
編委會7個成員中，只有我是從《南方周末》以外調進的	
“搶稿”北京城，“闖會”哈爾濱	
左方初談“接班”	
省委常委黃浩說：看了幾期《人與法》版，我放心了	
第二章 創辦《奧運特刊》	36
鋒芒初試，受命“全權負責”創辦《奧運特刊》	
左方再談“接班”	
兩難選擇：搞經營？辦《周末》？	
李寧笑道：“是不是怕煮熟的鴨子又飛了”	
一場關於“人”的風波	
什麼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我生怕心臟頂不住，買了一支進口的“永葆心靈”	
左方親自上街叫賣《奧運特刊》	
劉陶說：“選游雁凌有代表性”	
“我們的事業需要一種拼搏精神”	
第三章 風雲際會展身手	58
伍××的“訪美滯留”事件	
左方的人事“平衡”被打破	
提出戰略構想：“一報一刊一公司”	
堅守就有斬獲：創辦了《經濟與人》版	
範公敬宜，為我題贈《登鸛雀樓》	
“鼎湖會議”結怨於人	
初倡“新聞性”挨批	
挖空心思拉左方入黨	
把《南方周末》的公章改了	
“歪打正着”，陳志紅調入《南方周末》	
第四章 多事之秋，多難之年	86
《南方周末》一下來了5名警察	
《蠹蟲》“槍斃”了3個“幹警”	
廣州——武漢——重慶：當了一路的“被告”	
兩飛山城，庭上庭下巧斡旋	
陳××官司——某法院人士稱：“我為中國的法官悲哀。我為中國的文人悲哀”	

著名作家張揚從北京來電：“《走出誤區》一文太好了”  
湖北高級法院王副庭長：“雷州草是個什麼樣的人？能不能見一見”

第五章	《襲警案》風波	112
	李民英夤夜報警，北上京城探風	
	李孟昱說：“保證你40歲以前當編委”	
	公安部長兩次批示：不是廣東的，是哪裏的？	
	茅臺酒廠贊助30萬	
	公安部被激怒，中宣部下令：《南方周末》停刊整頓	
	《南方日報》44歲生日，眾元老“發難”	
	廣州——國外：省委副書記黃華華致電謝非告急	
	謝非指示：先不提停刊，發表《檢討》，上京“負荊請罪”	
	省委常委專門會議：聽取《南方周末》問題的彙報	
	《沉痛的教訓》驚動境內外	
	英國BBC電臺：“中央與地方‘政爭’的表現”	
	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嚴肅組織處理”：誰當得起“替罪羊”	
第六章	“南寧會議”——只有3個人知道的內幕	146
	一個上午3次電話，立催“組織處理”	
	編委會緊急開會：李孟昱兼任主編？	
	左方神態淒然：“你這次可以說是單刀赴會，是去代我受過的呀”	
	南寧夜話：為左方說項，獨向“上峰”訴心曲	
	西園漫步：學釜底抽薪，終使“處理”變煙雲	
	《襲警案》兩次重大戲劇性變化，新聞界一時的熱門談資	
第七章	飛在深圳——北京——廣州之間	162
	深圳會議“新調重彈”：強化“新聞性”	
	獨上北京“公關”，李孟昱說：“再打一場漂亮仗”	
	徐惟誠：“能不能給我寄一份你們的報紙來，讓我也經常看一看？”	
	籌辦《新聞周刊》——龔心瀚說：“我給你出個主意：學你們廣東企業兼併的辦法”	
	講了10年的北京記者站，終於掛牌	
	慶祝創刊10年：舉辦“全國十家周末報（版）報紙改革研討會”	
	東方賓館盛大宴會：情也陶陶，樂也陶陶	
	徐心華局長：“真沒想到《南方周末》有這麼大的氣派”	

## 目錄

第八章	與《交流》的“論戰”	188
	蔣子龍5篇雜文，被《交流》點名批評	
	針鋒相對，奮起“反擊”	
	京、津搬“援兵”，試圖“戰火”北引	
	朝陽門內四合院：王蒙拍案“開罵”	
	報導“西安空難”，民航總局告狀	
	批評“黃山”煙廠，李邦福蚌埠法院起訴	
	天津某公司再告《南方周末》，滿京城狀紙亂遞	
	面對“南北夾擊”，左方策劃向省委書記“告狀”	
	“有你說沒我說”，蔣子龍不平鬧“作協”	
第九章	“執政”序曲	218
	李孟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你的啦。”	
	走出與《交流》和解的第一步	
	“劉備三顧茅廬，我算多少顧了？”左方交“後事”，三談“接班”	
	我就不懂“打平波”	
	花60萬“兼併”刊號辦《周刊》，一番心血付東流	
	左方九寨溝之旅：“我找到一個非常優秀的經營人才”	
	調S女士，“分兩步走”始播禍根	
	歡送左方：黎雄才國畫+每席8800元“全蛇宴”	
第十章	我在1995—希望與幻滅並存的日子	
	上篇：	246
	機構調整與報紙改革	
	李孟昱說：“寧可提×××，也不提譚庭浩”	
	《愛心托起“明天的太陽”》全國反響	
	捐建江西于都“《南方周末》希望小學”	
	刊登胡績偉新婚夫人文章。黃偉經說：“功不可沒！可喜可賀！”	
	“《南方周末》主編的位置，是一個風口浪尖的位置”	
	S女士來了一個月，留都留不住	
	陳志紅奔走黃浦灘，上海建起記者站	
	審時度勢，密鑼緊鼓籌擴16版	
	左方說：“事實證明：選擇你來接班是對的”	
	左方返不返聘的“三個方案，三個顧慮”	
	5月10日，農林下路——厄運伴隨“緋聞”開始	
	堅持要擴16版。劉陶說：“別人縮頭的時候你敢伸，才是英雄”	
	我把不該讓左方看的信給他看了	
	S女士的“三項指示”	
	當我住進醫院的那一刻起，4年的黃金歲月，宣告結束	

---

下篇：	294
我成了《南方周末》的“武大郎”？	
“到特區幾年，沒見過你這樣的幹部”	
左方的發明：利用“真假合同”私分“獎金”	
深圳廣告會議：“沒你這個方案，將是沒有靈魂的會議”	
編委會議決定：“炒”掉S女士	
左方的“打擂臺”論和李孟昱的“兩個積極性比一個積極性好”	
方進玉：“我要對你說一聲對不起……”	
我的兩次“緋聞”的始末	
“你又年輕，風頭又勁，人家不整你整誰？”	
難忘深圳“9•15”	
最困難之時，劉陶伉儷專程來看我	
我的“酒、色之罪”和一個女人的匿名電話	
左方和我“最後的晚餐”：談完“3個分歧”談“佛經”	
匿名信的功能：再加一把火把你燒焦	
“要搞你，除了上頭動作，還須打民意牌”	
解開李孟昱對我的“突變”之謎	
為何不當“第二主編”	
1996.3.12：人生新驛道	

尾聲	360
“這世界，好像人都全瘋了”	
“要相信，人心裏自有公論”	
沉痛反思：我的失誤與教訓	
“現在《南方周末》需要一個‘秦始皇’式的人……”	
戲劇性的挽留：當《南方都市報》主編？	
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再校附記	384
附錄一：“千山萬水從容走過”	392
附錄二：謝非逝世前後的一些內幕花絮	402

## 前 言



## 前 言

1996年元旦後，一位朋友從外地打電話到深圳，問候仍在“休息”之中的我。當她聽說我正在醞釀要寫回憶錄時，詫異得像在電話中倒抽了一絲冷氣，然後問：“是不是太早了一點啊？”

是的，在人們的觀念裏，寫回憶錄，通常是白髮蒼蒼者在蓋棺論定之後對往事的回顧。就像一個歷盡蒼桑的長途跋涉者，跨越荒原，漂過江海，踏平荊棘，走出沼澤之後，在人生旅途的末程，面對來日無多的歲月，才會打開記憶的儲存庫，舉起那杯往事的馥郁美酒或是苦澀的夜茶，默默地品嘗……

而我，當時才剛剛過完39歲的生日啊！

最初使我萌動寫這部書之念的，是對1995年9月15日的不能忘懷的記憶。那一天，正是我因病住院兩個月病癒出院之後的第二天，一個早已策劃好了的陰謀便迫不及待地向我撲來。而正是這一天始，正是這一個陰謀，使正當年富力強、處於從業以來最佳狀態的我，不久便被迫離開《南方周末》，乃至於離開我心愛的、並已為之奮鬥了半生的新聞事業。

這個陰謀的策劃和實施，其最初的動因和導火線，僅僅是因為一個女人。

我是1991年8月1日，從《南方日報》駐深圳記者站副站長的任上，被調回廣州，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主辦的系列報之一《南方周末》報副主編的（任命的文件是1991年6月8日印發的——作者注），參與了《南方周末》第一次擴版（從對開4版擴為對開8版）的籌備工作。從1993年初起，我被分工協助主編抓全面工作，成為實際上的第一副主編。1994年9月16日，開始正式主持全面工作；12月13日，在我38歲生日的前一天，我被正式任命為《南方周末》創刊以來的第五任主編。

因此，直至1996年3月5日我被調離《南方周末》為止，我在《南方周末》4年零7個月，成為《南方周末》從原來的一張側重於知識性、趣味性，以文化娛樂為主要內容的周末報，如何崛起和走向輝煌，又如何歷經諸多的是非風波、風雨蒼桑的重要過程的主要見證人之一。

在中國的報業史上，曾經出現過一種發端於1992年初、持續至1993年的奇特現象——“周末版大戰”。當時，中央電視臺曾在一個王牌節目中，連續兩天分上、下兩集對此做過專題報導，試圖剖析這種現象及其產生的文化背景、市場需求、讀者心理和社會原因。

其實，出現這種“周末版大戰”現象，並非偶然而且不難理解。一方面，10年“文革”浩劫，極左猖獗，報紙上假、空、套話連篇，“黨八股”盛行，千報

一面，如此遺風在打倒“四人幫”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仍未能完全根除。儘管80年代中期曾經有過短暫的三兩年間，中國的新聞受眾似乎看到了一種寬鬆、寬容的曙光，但在隨之而來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兩三年裏，廣大讀者在接受“反和平演變”教育和關於姓“社”姓“資”的論爭的同時，也愈來愈熱切地期盼着能看到更多真正貼近生活、敢說真話、輕鬆愉悦、可讀性強的報紙，這是一種市場需求。

另一方面，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黨報（正報）的改革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乏術可施，很難有更進一步的突破。於是眾多有追求、渴望有作為的新聞工作者，在這種特定的“圍城”中奔突，尋找貼近讀者、貼近生活、貼近市場的途徑和載體，來作為新聞改革中一種“迂迴戰”的突破口；而當時已擁有獨立的公開刊號的廣東的《南方周末》、湖北的《楚天周末》、南京的《周末》等周末報的愈來愈受市場歡迎，逐漸讓全國新聞界眼前一亮。於是，利用正報的原有副刊版面或者通過擴版來增出周末版，成為當時全國新聞界不謀而合的共識。適逢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大地一時沉悶盡掃，經濟建設熱氣騰騰，這給面對困窘的新聞界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和衝擊，各式各色的周末版、月末版、星期刊便不失時機、爭先恐後地出臺亮相，搶佔市場，成為中國報業界一道耐人尋味、極為別致的亮麗景觀。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加上《南方周末》創刊早，又是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之一廣州——這樣得風氣之先的大都市裏創辦的；再加上1991年5月，《南方日報》編委會換屆，以總編輯劉陶先生為首的新班子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決定《南方周末》從1992年1月起，由原來的對開4版擴為對開8版，並對擴版工作給予全力支持。

因此可以說，當時，《南方周末》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正是及時抓住了機遇，通過1992年1月的第一次擴版，才得以在當時的“周末版大戰”中，迅速崛起，一紙風行全國，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領盡幾年風騷。

我為自己成為《南方周末》的一員而深感自豪。

《南方周末》創刊於1984年2月11日。

《南方周末》的主要“栽樹人”，是當時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南方日報》總編輯、黨委書記丁希凌先生。《南方周末》就是在他的倡議、力排眾議和領導下創辦的。

《南方周末》創刊至今12年來，從一株幼苗長成參天大樹。其間，凝聚了

## 前 言

丁希凌、黃每、陳培、張琮、劉陶等《南方日報》諸多領導人的心血，經過丁希凌、張琮、劉陶等幾屆《南方日報》編委會的不懈努力，又經過關振東、賴海晏、李孟昱、左方和我等五任主編，以及全體《南方周末》同仁的辛勤開拓，才有了90年代以來的迅速崛起和輝煌。

因此，《南方周末》的輝煌，是南方報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南方周末》全體同仁共同耕耘和創造的成果。《南方周末》絕不是只屬於哪一個人的功業，更不是哪一個人的私有財產。

《南方周末》1984年創刊之初，期發行量只有7000多份。1991年8月1日我調入時，41萬多份。1992年1月擴版後的第一期，達到48萬多份。以後一路竄升，到了1993年10月29日（即《襲警案》風波發生後幾天——作者注）的那一期，達到102萬多份——這便是《南方周末》迄今（1996年12月）單期發行量超過100萬份以上的僅有的一期（其中沒有包括北京、上海、瀋陽、西安、成都、武漢、海口等航空分印點中，個別分印點可能存在的盜印數——作者注）。

從1992年起，隨着發行量的持續上升，《南方周末》的影響迅速擴大。在這前後，曾經連續4次被讀者評為“全國十佳報紙”之一，還被評為全國20家“五星級報紙”之一。

《南方周末》的作者隊伍中，團聚着一批當代中國新聞界、文化界的精英或優秀分子；他們在稿件上對《南方周末》的支援，以及全國數百萬讀者的厚愛，使《南方周末》的整體事業循着良性的軌道發展。在1992、1993那兩年的時間裏，全國各地新聞界前來《南方周末》“學習”、“取經”的領導和同行，絡繹不絕。當時的主編左方先生，經常是躊躇滿志、容光煥發、神采飛揚地向虛心的客人們，訴說着那些雖然千篇一律但亦來之不易的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辦報經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90年代初往後的幾年中，《南方周末》一直承受着來自全國的“好評如潮”的殊榮。那時，我和我的同事們出差全國各地尤其是北京，總得捎回許多上至國家機關部長，下到計程車司機，特別是新聞界同行、文化界名流們對《南方周末》的鼓勵和讚譽。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楊白冰先生，也曾在全軍宣傳新聞工作會議上說過：“《南方周末》辦得很活，值得軍內的新聞工作者研究和學習。”……

回想往事，從事新聞採編工作17年，我始終懷有一種近乎神聖而虔誠的職業自尊和職業榮譽感；但只有在《南方周末》的4年多的時間裏，我的職業自豪感和成就感，才得到了持續而空前的滿足。